

我们的传统是“无器不插花” 而当代正是插花艺术的顶峰时代

一场采访，事关“花与器”，在小造院民艺研习社进行。这里是个有花有器的空间，面前的两位合作者，亦是妙人。他，爱器，曾在深夜，怀抱着出窑不久的瓷器，一个人静静聆听“叮”“宁”不绝的开片之声；她，惜花，也是每天深夜，在朋友圈坚持发出一张自己的花艺作品，敞开内心的小孩，等待呼应的同伴，这习惯她已坚持了两年。

许子谦，小造院民艺研习社创始人，清华美院广州清美茶阅书院院长；Ada，“看花”东方插花品牌创始人，草月流（日式）二级师范教师。我们的话题，从东方插花谈起。

因为，我们所处的，正是地大物博、繁花盛开的这方文化沃土。

最早的花器，理论上都不是拿来插花的

追溯花与人的关系起源未免太久远，最早的时候，先民尚未解决温饱，在他们眼中，能结果的花（这果子必须能吃）才是好花。看《诗经》，里面出现的采之赠之的植物，荇菜、薇、桑、蒹葭、杞、芹、椒等，都不是“以色事人”，它们是有实用功能的。

“古人是以生存的角度去看世界的。”许子谦说。

但我们很快就能享受到“自然界的那种生命力带来的这种喜悦”。如果说，广义的花器，就是人身的话，那么，采折鲜花送人，早在战国时期就“证据确凿”。汉刘向《说苑》中记载了战国时发生的故事：“越使诸发，执一枝梅遗梁王。”至六朝时，以器皿为承载的插花活动，则已显露端倪。

但是，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正经八百的花器”，许子谦强调。“中国人，他是更注重意境的。意境是什么？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形，不受限。比如我吃饭这个碗，可以插个碗花；然后摘菜的篮子；可以做个篮花；一节竹子掏空，我们就能做个筒花了。”

“其实所有的瓶瓶罐罐，都可以做花器。所以，最早的花器，理论上都不是拿来插花的，它可能是一个赏瓶，或一个日用器。”

“而在日式花道里，则有个很好玩的说法——当人类开始把花放到器皿里面，开始加水养它，插花就出现了。”Ada补充道。

一器一用VS无器不插花

“在现代我们所接触的东方插花，就日本而言，三大流派中，池坊其实是整个花道的鼻祖，而说起渊源，应从隋唐开始。”Ada说。



从池坊花道，到小原流、草月流，花之道在日本开始极致地系统化发展，与此同时，中国的插花，依然如它的从前时代那样天真浪漫。前者，把它当成极其难得的技艺瑰宝，后者，是必要时为我所用的洒脱。“日本的公主会插花，中国的公主不插花”，Ada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们古代一直把花、插花，当成是个人的表达”，许子谦介绍，尤其在宋代之后，乃至元、明，随着文人群体的参与，花与器、与人的关联和灵感碰撞更多了。“文人可能不单单做一个折枝，因为我实在太有时间了，我不止插一枝，我要插多枝。”

“今天看起来，在插花这个方面，彼邦的精细化，和我们的‘旷达率性自由肆意’，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们资源少，很惜物；而我们资源丰富，再具体细说到花材、器皿，以及文艺方面的丰富选择（琴棋书画诗酒花），我们是‘无器不插花’，有底气，想插就插。而我们的根性是什么？是自由。自由肆意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许子谦说。



■钱选《盘瓶双体花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《历代插花》供图，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

只要形色雅致、合适，传统食器如鼎、簋、木盒，传统酒器如尊、罍、爵，传统水器如盆、池、缸，乃至炉、钟、匣等，甚至曾为明器的五管瓶（五谷瓶）等，都可以成为“借用花器”。只要能畅怀，可以独处——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，可以聚众办展览——“五代的文人、艺术家皇帝李煜创办的‘锦洞天’是我国插花史上最早最盛大的插花艺术展览会”，Ada援引资料说道。

一器一用VS无器不插花，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。

器以载道，无往生心

“所以，为什么器可以载道？器是形而下的，道是形而上的，我们追寻的根本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并不是形而下的器，而是形而上的道。”许子谦说。

“不管用怎样的材质和工序，都是道的一种理解。有时他不一定上升到道，但会对生命发出一些感叹，比如春天来了，比如逝者如斯夫。很多的文人，就有这样的条件，用美好的事物，去对自己的畅快也好、抑郁也好，为当下



作出真实的表达。他从屋角折下一枝梅，捧在手里，回到书房择一器物，放诸其中，在这整个过程，他完成的不是绝对的技艺操作，他实现了自我的表达。”

“这与西花（西方花艺）就有很明显的不同。他们的许多艺术起源与建筑相关，他们的建筑多为对称，有庄严感，所以插花也呈建筑式。对称的、热烈的、关注当下最灿烂一刻的，这样的诉求，其实也暗含一种宣示和对社会存在感的在意，他们是对外的。而我们，更关注内心的感受。”Ada说。

“您在插花的时候，有没有抱着这样的念头，比如，希望很多人呼应，或者，今天我要做一个很有创意的新作品，类似这样的诉求？”——当被问及“我在插花的时候我在想什么”，她坦然答道：

“开始之前可能会有，开始以后就‘由不得自己了’。”“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不断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的人，然后在这里面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冲击、剥裂，或者是，面对不停出现的美妙进程，你与它步步相趋。我打开了，我与这里面的‘道’同行。”

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许子谦补充道。

向中华传统进行精神回溯

许多的智慧和经验，早就在我身边。

Ada举了个例子，西花，尤其是传统花型，一个明显特点是充分表现“实空间”，“但东方插花就是实空间加虚空间，我们用枝条呈现出来的姿态，其实营造了一种‘虚’。虚实的对应，在西花的范畴里被称作形与线，那是要达到很高阶的学习才会触及，例如master级别。而我们东方插花的起点已经是这

受访者简介

许子谦 小造院民艺研习社创始人，清华美院广州清美茶阅书院院长，广州凤雏设计公司创作总监。

Ada 原名温志庆，“看花”东方插花品牌创始人，草月流（日式）二级师范教师，德国国家工商会（IHK）花艺设计师。